

解甲归田后,终于成了自由人,出国无须再打报告审批,也不受时间限制,计划尽兴周游世界,未料特殊年代打断了出国梦。人在不知不觉中老去,回望过去,庆幸自己与阿汤陪伴走过了30多个国家,只是没去过古老的埃及,颇感遗憾。

转眼逼近古稀之年,细思极恐,心里有种紧迫感。今年春节过后,终于下决心趁走得动赶紧了却心愿。与阿汤商量一拍即合,出发远赴埃及。伫立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,恍如梦境,感叹4600多年前,巨石是如何运输、切割和天衣无缝地垒起来的?还有那些神庙里石柱上雕刻的各种图像和文字,亦有4700年历史,有如此之多的斯芬克斯之谜,令人震撼和惊叹。

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我和阿汤比明朝一生都在行走的旅游家徐霞客去的地方更多更远。阿汤是《人民警察》杂志的美编,排版大气美观,亦擅长水墨人物画,我俩共事二十多年,既是同事,亦是好友。我和阿汤的友情,是从2007年一起出国旅游开始的。出国途中互相照应,在景点安排有限的时间里,阿汤善于挑选最佳景点,我在国外的许多精彩照片皆是阿汤的杰作,在他的指点下,我也学到了不少摄影技巧。

出国旅游陪伴很重要。我和阿汤第一次陪伴出国去的是日本。我俩皆不抽烟,睡觉亦不打呼噜,且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,

黄金搭档

李 动

属黄金搭档,感觉甚好。阿汤心细如发,做事有计划,每次出国都做好充分的准备:查看当地的天气情况,换好所需的外币,还有备好各种生活用品等等;忘了带欧式电源插头,阿汤早已备好;衣服纽扣掉了,他笑吟吟地取出针线包;晚餐没有安排,回到宾馆,他变戏法似的拿出几盒方便面,拌上佐料,自带的电水壶烧开水一泡,让吃了几天西餐的我,尝到了家乡的面条,那个香啊,连汤都喝尽……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2007年后,几乎每年我们都要一起出国旅游,先后去过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丹麦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、希腊、西班牙、冰岛等诸多国家,饱览了异域风土人情,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,也遇到了许多趣闻轶事。

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宾馆、饭店和商店,皆小巧玲珑,但装潢精致,离开宾馆时,总经理带领全体员工站在宾馆大门两边鞠躬相送;环境干净整洁,地铁上下站乘客自觉排队,秩序井然。美国的建筑和景点都高大气派,大峡谷、大瀑布、大公园等,人也是牛高马大,且胖子多多,大巴司机高大肥硕,

三十多人的行李像拎小鸡一般拎上拎下。

欧洲的特点是建筑堪称一流,皇宫、教堂和沿街建筑,以及民居均华丽精致。金发碧眼文明礼貌,过马路时,小车主动停下礼让;问路时,路人热情指路,甚至顺道送一程。当然,也有个别洋人无礼傲慢。有一次,我们一行走进一家麦当劳,想借用一下厕所,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。还有个别宾馆用早餐时,特意安排华人旅游团在另一小间用餐,吃的东西有限,据说是嫌华人用餐时喧哗吵闹。在此我也得说一句:有些国人大声喧哗、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的陋习,确实要改掉。还有不少中国游客到了闻名世界的景点,却一点不感兴趣,更不要说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了,只是拿出手机拍上几张照,然后匆匆走人,火急火燎地要去采购奢侈品……

对俄罗斯的印象是马路上美女多多,但他们飞机上的空姐、宾馆和服务行业都是胖大妈,上下大巴行李得自己提,这和欧洲司机帮助提行李的热情,反差甚大。有趣的一件事,是在法国巴黎,我和阿汤正沿着塞纳河欣赏沿途风光,两个吉普赛女郎悄然紧跟在后,公然伸手偷窃阿汤的小包,被公安老兵的我俩当场逮个正着。

这次埃及之行,我信心大增,廉颇老矣,尚能奔波。我俩约定:继续黄金搭档,让夕阳下的风景更美丽。

“华亭海河”校勘记

杨 坤

华亭县的东境和南境。虽然,罗公浦具体位置尚不清楚,但根据七浦前后次序,可推断其不会远到华亭县西南之外的海盐县区域。按郑氏所述松江下口南连秀州界,还有不被郑氏记录名称的大浦十三条,此大概也是北宋熙宁之前,华亭海业已收束为河的旁证。因为当时对于“华亭海”或许还有记忆,所以《元丰九域志》加以记录。成书于元代的《宋史·地理志》虽然记载有“柘湖”,但是南宋绍熙《云间志》已经将其归类为“湮塞为芦苇之场”的“古迹”了。“华亭海”“柘湖”,两者的情况相当类似。元末周文英《水利书》提到“吴淞江东南涂涨之地”,这已经是“华亭海”的尾声了。

按照柘湖其旁有浦东盐场来衡量,华亭海一旦收束淤塞而芦苇弥望,也可以煮海为盐了。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北宋时期华亭县有“浦东、袁部、青墩”三处盐场,但到了南宋绍熙《云间志》,变成四处盐场,增加了“下砂”盐场。浦东盐场在华亭县南七十里,袁部盐场在华亭县东南一百里,青墩盐场在华亭县东九十里,大致分布在柘湖旁岸或者施东滨

海之地。《云间志》记载“自柘湖湮塞,置闸十八,所以御咸潮往来”,这和《熬波图》里面的《开河通海》《枫堰蓄水》《就海引潮》《筑护海岸》《车接海潮》《疏浚潮沟》等描绘比较一致,说明宋代“浦东、袁部、青墩”三处盐场的生产,是稳定可控的。但是“政和中,提举常平官兴修水利,欲涇亭林湖为田,尽决堤堰,以泄湖水。华亭地势,东南益高,西北益卑,湖水不可泄,咸水竟入为害,于是东南四乡为斥卤之地,民流徙他郡”“独留新涇塘以通盐运”。华亭县盐业生产,因此而受到影响。

南宋建炎年间创置“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分司”“下沙盐课司”,其址都在今浦东新区下沙镇。这可能与王少卿开华亭海河,有密切关系。方勺《泊宅编》记载:“若明、越、温、杭、秀、泰、沧等州,为海水限奥曲折,故可成盐,其数亦不等,惟限奥多处则盐多,故两浙产盐尤盛他路。”方志记载“俗传上海县居上洋”,下沙镇因“峙南近海”而得名,所以“华亭海”可能就是方氏所谓海水限奥之区,其东南之界靠近下沙。华亭海的西北之界,可能靠近今闵行区七宝镇的“墅上”。

游甘露寺为什么要经过大金湖? 到此你便会发现,大金湖那种静静的美中,透着一股佛性与仙气,悬空于岩崖峭壁上的甘露寺,就好像是一朵莲花,抑或是坐在莲花台上的玉观音。

素有“天下第一湖山”美誉的大金湖,婀娜多姿的丹霞地貌与清澈浩渺的湖水交相辉映。甘露寺,水上一线天,天然摩崖石刻,造就了泰宁世界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罕见的水上丹霞奇观。

这天当我们的船行至那对鸳鸯崖的正前方时,雨,不失时机地跟着下了下来,雾,像一片仙女的纱巾,也跟着飘然而至,让你看看真正的“雨中情”。

撑伞登上船体的顶层。雨雾中就见那对“鸳鸯”忽隐忽现,窃窃私语,让人亦真亦幻,浮想联翩。

回到船舱,我自嘲说,四十年前要是看到大金湖的美色,我就留下来不走了,托大金湖的这对“鸳鸯”说媒,做一名泰宁的上门女婿,把自己给“嫁”了……

游完大金湖,我从心底感叹:泰宁就是以丹霞地貌作底色,借仙人之手铺成的一幅山水画;就是一个让梦想浪漫飞翔与自由生长的地方。

守护者

何文权

次总会把点心藏在衣服里,跑到石桥边,再慢慢享受。那情景让他至今难忘。

据说九峰庵当家尼姑与张泽封八图(井凌桥村)蜈蚣庵(普善讲寺)当家尼姑来往频繁,当地的乡民就近去九峰庵或蜈蚣庵祈福,每逢节日就去松江岳庙烧香,万年桥是方圆十里两地往来的唯一通道。尤其是春节前后,北岸的乡民到九峰庵或松隐庵(即现在金山区的松隐禅寺)去的,也有南岸的乡民去蜈蚣庵或松江岳庙的。每逢元宵、清明、七月半,南岸的乡民去张泽看调龙灯,

王宪伦与省松中音乐研究会

林 琳



灯下偶拾

若不是这本1932年印制的《音乐良友》还存世的话,恐怕没人知晓江苏省立松江中学(简称省松中,松江二中的前身)曾有个音乐研究会。这个音乐研究会会在导师王宪伦的带领下竟产生了一支民乐团,并是松江县首支演奏粤曲的乐团,一时反响甚广。乐团还有着自己设计,萌哒哒“松中音乐团”和五线谱符号的团旗。

1927年省松中初建,不久后音乐研究会成立,而王宪伦自1930年入职省松中以来,在校长的大力支持下购置了弦乐器、管乐器与打击乐器,如胡琴、二胡、箫、笛和锣鼓等,并组织爱好音乐,会玩乐器的学生近三十人,组建了这支民乐团。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培育下团员们的音乐技能迅速提高,迈入了艺术的殿堂,不仅演出声情并茂,洋洋盈耳,而且雅俗共赏,使闻者流连忘返。师生们合奏《枫桥夜泊》《昭君怨》与《将军令》等情动于中而倾于器,演出乐曲《目莲救母》时一边唱着“昔日有个目莲僧,救母来到地狱门,南无阿弥……”一边警声叮咚,香烟缭绕,营造出神秘庄严之氛围,均韵味十足。一时乐团的知名度甚高,常应邀到县城各处演出,深受欢迎。

王宪伦,吴县人,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26年,有感于西洋乐的传入使得礼乐并重的中国传统民乐受到极大冲击,故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擅长国乐,又精于西乐的师生们发起并创建了“丙寅音乐团”,团员除王宪伦外,还有王沛伦与张季让十余人。在弘扬国乐的同时他们也演奏西洋乐,洋为中用,并为探求国乐的发展之路改编并创作了《青莲乐府》《烛影摇红》与《战场月》等乐曲,为扩大国乐的影响还利用寒暑假奔赴沪宁等地演出,也曾莅临松江大戏院。

在省松中王宪伦教音乐和劳作,平时



往事悠悠

过去有个习俗,小孩过年都要穿新衣新鞋。临近年夜脚,记忆中隔壁田大妈最辛苦,家里八个子女,扎鞋底、缝鞋帮、做裁缝,针针线线,婆不在了,只有她一个人做。她连早晨排队买肉都要从腰里拔出鞋底扎上几行。她还自嘲,有了电灯,比以前煤油灯好多了。

田大妈的辛苦还不在这里,在于那时候需要凭布票买布,家里缺布的苦恼,也只有她一个人在承担。那年,小姑娘阿四一定要跟着田大妈到布店,吵着要买自己选中的花布,吵着要有新花布衣服。田大妈翻看了好久,还是没买,小姑娘一路哭着回来,父亲问母亲何故,母亲说,她不懂事,那匹布是窄幅,如果是宽门面,布票又打折,也就横一记了。我也知道欠她的,老是穿阿大阿二改的,绒衫又是拆了纱手套织的,只有明年再看了。

正当母亲们担忧无法这样一直“大改小”时,转机来了。上世纪70年代,“的确良”布出现在我国了。“的确良”挺括不皱、色彩鲜艳、轻薄耐穿,最大优点是不用布票,顿时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因最早从南方香港传入,广东人称“的确靚”,上海人也就叫“的确凉”,后统一叫“的确良”了。

“的确良”的出现缓解了棉布紧缺的难题,让无数个田大妈可以长长地舒了口气。人们从着眼实用开始在乎时髦了,衣服开始有了成衣衬衫、定型裤子,人们开始追求时尚了,颜色也不再单调得只有黑和

“的确良”年代

日月光

蓝了。晚上荡马路的,好多男子穿着白色“的确良”衬衫,姑娘们穿着大红色的裙子,脚穿半透明的“百灵”拖鞋,显得很时尚。

但是,“的确良”布有两个致命缺陷,一是不透气,二是不吸水。人们只要劳动,走路一出汗,布就会粘在皮肤上,白色的布会变成半透明的了,肤色尽露。田大妈大女儿插队落户去了,穿着“的确良”短袖去开社员大会,闷热的汗水把衣服和后背粘在一起,像穿着透明衣服,妇女队长赶忙让她躲到角落头去。慢慢地,“的确良”布被各种特性的聚酯纤维替代了。但是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在国计民生中的巨大功绩,是值得人们深深记忆的。

我对“的确良”有着天然的喜欢,它的缺陷对我来说都无所谓,我还发现它一个优点:便于清洗。当市场上“的确良”已被其他化纤淘汰时,我还保留着最初的一件白色“的确良”用作纪念。

后来,我从知青变成了老师到大学师资培训,进的是化学系。有机化学是重要学习内容,怎么从石油高分子链分解到可以提炼的实用的油制品和化工产品,我学得特别认真。“的确良”的分子式和结构式我至今还记得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都以为“的确良”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了,那天,我在查一种薄膜和多种饮料器具的分子式时,竟发现它们与“的确良”是同一个分子式: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,哈哈,那“的确良”换了个模样还时刻与我们同在。



文化走廊

有的学者认为“华亭海盐亭河”,它的定语应该是华亭、海盐两县之名。笔者认为,如果王珙所开之河,涉及华亭、海盐两县的区域,那么在海盐县志里,应当也有相应的记载。但是,若此河只在华亭县境内,与松江出潮入海“凡二百六十里”比较,“华亭海河”达二百余里,也算得上是非同一般的大河浜、大塘浦了,但在旧志里竟然没有更多的记载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除了华亭海发生收束为河而渐次淤塞这一沧海桑田的变化,恐怕就别无其他理由了。华亭县与昆山交界处,有盘龙汇“步其径纔十里,而洄穴迂缓逾四十里”,华亭海河有“二百余里”的长度,可能就是类似情况的扩大而已。

北宋熙宁年间郑雍《治田利害书》云:“沿海之地,自松江下口,南连秀州界,约一百余里,有大浦二十条,臣今能记其七条”,为“三林浦、杜浦、周浦、大白浦、恤源浦、戚崇浦、罗公浦”。三林浦、杜浦、周浦,都在今上海浦东新区地界。戚崇在今奉贤七仓村,戚崇浦应当距其不远。可见“自松江下口南连秀州界”大浦七条,大致分布于北宋



旅行天下

泰宁是福建省的一个旅游大县。这个春天,我随上海的知名作家应邀来到了泰宁。

我们一行人一脚踏进这片土地,就惊艳大自然对泰宁的慷慨馈赠:眼前这片丹霞岩石映衬下的绿油油的大金湖湖面,就像存放在闽西北土地上的一坛陈年佳酿一般醉人。

于是,我确认所有的山水草木,都是有灵性有灵魂的。或许是自己的知识浅薄,我不精通山水史。但我还是敢肯定,泰宁的丹霞地貌与山水相连的地貌特征,其间的峡谷、洞穴的数量和密度,在全国绝无仅有。

“色如渥丹,灿若明霞。”有资料显示,三百八十年前,徐霞客就曾这样描述过泰宁的丹霞地貌。

“碧水丹山情作画,甘露若兰意醉人。”回程的那天夜里,泰宁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电话采访我,问:“泰宁此行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?”我回答说:“印象都不错,尤其是大金湖闽西北的一坛陈年佳酿,一个天

醉人的大金湖

何秋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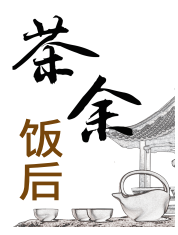
造的调色板,一个天成的艺术家。”

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,一个艺术家最讲究的是色彩的调度。放眼望去,大金湖那种用色的技巧可谓无与伦比。其湖水就如一个巨大的碧池,池边四周腰带式的丹体,在碧池的衬托下,那种带有橘红色的色调,柔而不艳,不抢眼,不张扬,只把暖暖的一条红色丝巾系在腰间。这时我自问:“三国中的赤壁”与“苏轼笔下的赤壁”,放在大金湖面前,会不会逊色几分?

往上看,那片由香樟木、紫檀木、酸枝木、黄花梨等千年织成的绿色植被,葱葱茏茏。为了使大金湖这幅立体山水画的色彩更加丰富,在以绿色植被做底色的基础上,一座座形态各异丹霞岩石,亦如一群名扬海内外的名角登台唱和一般,悉数纷纷登场,让这幅画卷色差拉大的同时,更加灵动鲜活起来。

日程安排中,有一项从大金湖的此岸乘船至彼岸、弃舟登山去拜谒甘露寺的环节。

竖了块文物保护牌,没有关于桥的文字介绍。这里还冒出了两间简易房和几间鸡鸭舍,让这原本荒凉的地方平添了几分烟火气。那天我认识了简易房的主人——年近80岁的金品良老人。说起万年桥,老人吸了口烟,话题随着飘散的烟雾延伸开来。他听老一辈人说,石桥两头原来有台阶,两岸各有一只石狗,晚上常有狗吠声。石桥是旧时张泽顾家埭石开里人建造,传说其家族拥有良田九千九百九十九亩。桥的南面原来有一座九峰庵,房有九间,尼姑四个。他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玩,吸引他的不是那里的菩萨,而是供台上的点心。四个尼姑中三个脾气温和,说话总是轻声细语,笑嘻嘻的,总是让他自己去拿撤下来的供品吃。为了不让那个“凶”尼姑看到,他每



茶余饭后

严格地说,此桥就是一座踏板桥。只一跨,石板双拼南北向,桥的宽度和高度均在一米左右,横跨在一条几乎淤塞成陆叫西庙泾的一头。南境是金山区地界,北境属松江区地界。若不是石板一侧有“万年桥”字样和“清代乾隆年间”的记文,没几个人会称其为古桥的。

那天我再次造访古桥。脚下是亭林镇九丰村秦家埭的地界。不知什么时候桥头

看“老爷”出会……不论往哪个方向去的人,都曾在万年桥上留下他们的足迹。

金品良说,大约在大炼钢铁、农村竟放高产卫星那年的麦收之后,人们拆了九峰庵佛像,堆积在田里用麦秸秆焚烧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樟木气味,佛像毁于一旦。那天他目睹了焚烧现场,四个尼姑眼眸里那种无奈和哀伤,他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。

金品良的家离古桥有数百米。他说在这偏僻的地方饲养家畜,常有黄鼠狼出没,遇到恶劣天气也会给出行带来诸多不便。图啥呢?他说,除了不让这片边角地荒废外,还有一份对古桥的怀念。

翻阅《张泽志稿》:万年桥,北堍十保十五图(今松江区),南堍十保十图后冈庄界(今金山区)。木建。原来,石桥的前身是座

木桥。我猜测,今天的石桥也绝非原来的模样,有文献记载:黄浦江流经本地之前,庙泾等河流十分深阔,是沟通东西船只运输往返的枢纽。这么说,西庙泾就算小,也不会只一跨吧。再则石桥两堍石砌的侧墙石块大小不一,缝隙不均匀,明显有后者募修的痕迹。由此推测,石桥曾毁,之前或许是梁式三孔结构,部分石板佚失或成了石桥的基石……

万年桥,它承载着历史的变迁和两地民间交流的纽带,无论岁月交替或兵荒马乱或天灾人祸,它始终默默地守护着这一片土地和这一方人。

生活茶座

盛庆庆 书